

金善卿救出了庄子和,却把自己搭进去了

完



龙一 编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这是个复式结构的故事,主人公是孙中山派到天津的“地下工作者”,他的任务是联络并团结那些自发的,贫富贵贱各不相同,且与同盟会毫无瓜葛的十几个革命团体。于是,在一个纨绔子弟的撮合之下,北方革命党人押上了自己的生命和前途,上演了一连串悲壮的喜剧。

上期回顾

为了救出庄子和,金善卿去拜访直隶总督府的左师爷。左师爷此时正缺钱,金善卿就答应等银根松了,帮他弄一笔钱回来。趁着左师爷心情大好,金善卿提出了想会一会巡警道帮办杨义德。庄子和就关在他那里。

历史风云

宝义给一个叫奎官的花旦做工作

初三一整天,金善卿躲在家里,哪也没去。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怀疑自己有没有能力驾驭他所面临的一切。铁血团、同盟会、宝义、庄子和、杨义德、奎官……这些事情搅在一起,让一向自信的他有些动摇。弄出这么一大堆烂事,为的是什么呢?于他自己有什么益处?

转念一想,他又觉得自己有些可笑。所有这一切,也许正是参加革命必须要承担的义务,而且毫无报酬。

林老板一大早就打发人来送信,让他过去一趟,说是有事相商。他没理睬,随他们的便吧,有什么事,日后他自己会向同盟会总部解释。

下午,那人又来了,带着林老板的一封短筒,说是总公司对你近来的做法很不满意,让你即刻去一趟南京,亲自解释清楚。这么短的时间内,他们不可能把状告到南京,这一点他心里有数。心中没底的是,这些混蛋们也许真的会向南京说他的坏话。

这不是逼着我叛变革命么?他一生气,本地口音又回来了。让他感到宽慰的是,傍晚时分宝义来了,她目光中的幽怨也冰释了。

“我终于想明白了,我没做错事,没有对不起奎官,一点也没有。”她的一切喜怒哀乐都挂在脸上,不是个有城府的人,金善卿喜欢这样的人。“杨义德控制着他师傅,他师傅控制着他,他又让我给他帮忙,所以,我让他办点小事,那是应当的。况且他自己也乐意……”

这是富人的想法,金善卿一点也没有鄙视这种想法的意

思,因为他自己也是个富人,在没有经过前几年的摔打之前,他也是这么看问题。我给你一点好处,你还我一点好处,富家子弟往往如此。他甚至算不得是过来人,如今他自己办事,不也是如此么?对庄子和,对左莲舫……

就算是奎官为铁血团做出一点点牺牲吧,谁让他入了唱戏这一行呢?还是个让杨义德神魂颠倒的花旦。

杨义德要抓的人其实是金善卿

杨义德的家在二马路,戒备森严,背着长枪的巡警就有五六个,应门的汉子穿着灰大褂,是个暗探,吊着一只胳膊,显然是受了伤。

“在这儿等着吧。”暗探深深盯了他一眼,夹着金善卿的梅红全帖,一步三摇地进去了。

这是第一次拜访,金善卿依着官场下级拜见上级的礼节,备的是全帖。谁让他有求于人呢?他在门口的懒凳上坐了一个钟头,这才给送到花厅;又等了半个钟头,门外咳嗽一声,听差的打起棉门帘。

“杨大人,晚生有礼。”金善卿趋步上前请了个安,照足了晚辈见长辈的礼数。杨义德还了半礼,说道:“革命党的事,你小子还真上心。说说,打算怎么着吧。”

这话头不对,得小心些才是。金善卿想了想道:“我这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庄子和跟我是没亲没故,有几个朋友赖上我了,让我帮这个忙。也是在下次不更事,竟然就答应了。您看看,这事闹的……”

“你可以不管嘛。”

“那哪成啊?说出来的话,吐出来的钉,咱丢不起那人,还

不是得硬撑着?”说话间,金善卿从袖中摸出一个红封袋,恭恭敬敬地放在杨义德身边的高几上。“您老多帮忙。糊里糊涂就把他放了吧,于您的官声并无大碍。”他有意把自己装扮成一个鲁莽的笨蛋,有么说么,不会转弯,也许,看在钱的份上,能起些作用。奎官那件事,一直在他心中耿耿的,很不得劲,他也就指望他们了。

内厅门帘一挑,又啪地向后一甩,奎官走了出来。这是武生的身段,不想这个唱小旦的也有这一手。

“杨老爷,金二爷是个善人,帮帮他吧。”奎官眼风一扫,足以惊悚四座。眼见着,杨义德的筋都软了,大脸蛋子粉扑扑的,两眼放光。“答应他?”

“答应了吧。”奎官的纤纤玉指抚在杨义德的袖头,说不尽风情万种。

“那你肯定我了?”杨义德也是个场面上的情种,在这种地方,一般不逞霸道。奎官的眼神如媚丝,一绕两绕三绕,一抬袖头遮断眼神,遮住面容,下颌向肩外一转,粉颈在大辫子掩映下一闪一闪的。金善卿心下暗自赞叹,他的师傅老黄果然是个中圣手,经他手调教出来的人儿,自是有一番撩人心魄的手段,高明,高明得很。这些东西,穷鬼出身的杨义德绝不会了解内中底细。

杨义德身上一定是又麻又软,浑身上下痒酥酥的,说不出的受用,连语音都变了,但还“拿糖”道:“这可不好办。上峰有命,我这等于是抗命啊。”

“那我就……您……”奎官面容凄惨,双肩战抖,好似梨花初沾晨露。杨义德急忙伸出双手,“好吧,好吧,都听你

的。来呀。”

门外进来个人。“拿我的片子,到西头监狱,把那个姓庄的放了。”顺手,他打开了金善卿送上的红封袋。“哈哈,五千两,够大方的。”

“您留着赏人,在下告辞了。”金善卿觉得,还是他亲自去接庄子和出狱为好,这件事办得有头有尾,才显出咱的本事。

“天天跟着你,女扮男装的小子,不就在门外候着么?交给他办就是了。”杨义德脸上每一粒麻子都在发亮,得意得很。他对奎官道:“你去告诉那相好的姑娘一声,让她跟着去接人,日后也许我娶她给你当媳妇。”

金善卿不知道宝义竟然跟踪他过来。“还是我亲自去为好,也算是善始善终。”

“你这么着就不上道了。”杨义德的脸色变得甚快,“庄子和我可以放走,他是只小虾米,你可是条拐子(方言:不足一斤的鲤鱼),我怎么能让你走呢?”

“杨大人说笑了。”大事不妙,金善卿意识到,自己已被杨义德耍了。原来他是在拿庄子和钓鱼,金善卿此时已经没有退路。看起来,杨义德对他的所有情况全都了如指掌,如果没有叛徒,绝不会出现这么被动的局面。

镇反干部:庄子和到底救出来没有?

金善卿:当然救出来了,我那是下了多大功夫?

镇反干部:真的是你的贿赂管用?

金善卿:那还用说?这里边奎官的作用不能不承认,但最主要的还是我下的功夫,花了钱。这两下里加在一起,杨义德要是再不放人,一旦传扬出去,说杨义德收了人家的银钱,却

不办事,他的同僚,包括他的上司,从此再也瞧不起他了。

镇反干部:真想不到!就这么放了?奇怪。

金善卿:一点也不奇怪,这是大清官场的规矩,后来没人把它当回事了,但在当时,这是官员的立身之本,也可以说是大清朝维系国运的根本。

镇反干部:你呢?

金善卿:我让杨义德给关起来了。

镇反干部:什么?

金善卿:他想从我这弄出来同盟会在北方的组织情况,再有就是北方革命党的情况、人员名单,等等。我根本就没搭理他。关就关吧,宝义天天给我送好吃的,有酒有菜……

镇反干部:关了多长时间?

金善卿:没几天。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同盟会跟袁世凯是一家人,不敢我还给我养老啊?

镇反干部:有一个问题我忘记了,那批军火……

金善卿:我把钱还给铁血团了,六万块,响当当的龙洋,从德华银行转到他们在麦加利银行的账上。

镇反干部:还有,那个奎官怎么样了?

金善卿:2月底,第一艘太古洋行的客轮开进海河,我就给他弄了张二等舱的船票,瞒着他师傅,偷运他去了上海。当然,我还给了他一千两银票,让他到了那里另置行头,又写了几封信,介绍几个朋友照应他。这一切,都是宝义当初答应他的,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镇反干部:这会儿你该老实交代了,你不是出卖了北方革命党和同盟会,杨义德才放了你?

金善卿:呀……

这场闹剧到底该由谁来负责

完



韦帕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距北京六百公里处,有一宝地,土地价值2.5亿,利润近三亿。项目吸引了众多北京房地产商的目光,其中最贪婪的一道目光,来自顾忱。但顾忱总资产不过千万!想拿项目,无异于“空手套白狼”!于是乎,形形色色人等纷纷亮相,人人有目标,个个不满足,好一道饕餮大餐,直搅得天翻地覆人仰马翻……

上期回顾

顾忱和孙大盛的真实身份被晴晴曝光,关于顾忱和孙大盛真实身份的传单在第一城周围到处都是,顾忱想让白崇洗出面帮他解决,但白崇洗拒绝了。而事情发生后不久,顾忱又听说孙大盛被抓了,罪名是雇凶杀人。

商战小说

香艳视频

顾忱五雷轰顶一般呆住了。孙大盛雇人教训晴晴,却不料雇的人是倪枫的表哥,气不过就叫响当当,倪枫也跟去了,外号就叫把晴晴打死了。孙大盛进了公安局才知道晴晴已经死了,大叫冤枉。

孙大盛被捕的消息不胫而走,第一城的工地马上炸了窝,刚刚被警方请去讯问回来的顾忱一回办公室便被大盛公司几个工头带着人围了个水泄不通,纷纷要求提前结算工程款。顾忱一拍桌子,厉声道:“谁也别嚷嚷,孙总虽然不在,但工程款一分钱不会拖欠,现在还没有到付款的时间。”一个工头冷笑道:“是还没到付款时间,可工人们等着拿钱回家过年,老板出了事,他们已经坐不住了,军心不稳,甲方提前支付些工费,也不是什么过分要求吧?”

众口一词,反正是逼着顾忱给钱,这两天外面风言风语更甚,几天没卖出一套房子了,万一工地再停工闹事,第一城可就真坠入深渊了。顾忱心里重重叹口气,说:“好,下午来领钱。”

打发走这帮人,账面重归于零,顾忱只好全力以赴推进销售。但自从孙大盛被抓后,第一城的销售几乎完全停顿下来,顾忱及时作出解释,再加上工地提前领到钱后,重新忙碌起来,眼看着这场不小的风波又一次被挺过去,终于有人开始买房子,顾忱长嘘一口气,再过半个月就该到工地放假的时候,一千万也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第二天,警方却又一次找到顾忱,说请他带路去别墅。顾忱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带

警察去了那两栋别墅,警察直接去了“红楼”,几个人熟门熟路般直接上到三楼卧室,上下查看搜索,竟在顾忱眼皮底下拽出一个暗藏在床头墙顶筒灯后的摄像头!摄像头连着一根电线通往顶层平台,警察又在平台一个角落找到一个视频服务器,视频服务器连着网线和电源……

顾忱整个傻了!面对警察的提问,除去茫然摇头,还是茫然摇头。

这套视频监控系统是倪枫让表哥在装修时安装的。孙大盛被带回后,死活不承认是自主使,警方再次提审倪枫和响当当,两人急于脱身,便想起将功补过坦白从宽一招,主动将这个摄像头交代出来。

警方去响当当的住处,果然在电脑里找到大量视频,全是红楼摄像头拍下来的镜头,倪枫和响当当对这些视频基本未作剪裁,总共有二百多段,每一段都是两个人在床上颠三倒四的场景,女主角前后大概有五、六人,男主角却只有一个:刘连!

刘连出事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虽然没有确切情况,但几乎所有人毫不犹豫地指向一个方向:第一城。

就在警方搜出摄像头后第三天,顾忱也失踪了。城市里到处流传着第一城老板以美色金钱行贿刘连的故事,人们猜测顾忱也是被有关部门请进去配合调查的,人们还传说刘连的家里发现大量财物,其中几张银行卡怀疑跟第一城有关,正在对它的情况进行追踪,此外,在顾忱办公室还发现了一份私下签订的协议,协议的另一方是一家当地房地产公司,而这家公司的法人代表,就是刘连的堂弟。

第一城不再是原来的第一城

又过了几天,顾忱回到了第一城。他没有对任何人讲起过这一周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大家唯一知道的,是顾忱返回第一城时,却发现,第一城已经不再是原来的第一城。

售楼处大厅里已经没有人影,销售部全体提前放假,老夫子只派了两个保安守着大门。其实,这时售楼处里面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守护,因为已经连续一星期的喧嚣,售楼处已经没有任何完整的物品。

顾忱后来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顾忱失踪后第一天,售楼处里突然人又多了起来,不过全都是老客户,来这儿的原因也只有一个:退房!

渐渐众人情绪升温,不可收拾,也不知是谁无意间蹭掉了一个摆放在前台上的花瓶,一声脆响点燃了炽热空气,“对,砸他妈的!”人群里不知谁又高呼一声,更多人随之雄起,大家奋力向前挤,“啪”的一声规划模型上的玻璃被挤得粉碎,一人顺手抓起第一城那座雄伟的二十八层大厦朝老夫子等人扔过去,一时间售楼处内鸡飞狗跳乱成一团,外面工人见里面大乱,也跟着起哄往里冲,三米多高的钢化玻璃大门砸在人潮中晃悠悠坚持了五分钟才落地……

第二天,更多的购房者和观战者前来,连夜用竹胶板封堵住的大门再次被激动的人群冲破,售楼处二次惨遭涂炭,现场一片狼藉,惨不忍睹,人群打出“还我幸福”、“严惩白石集团”等横幅,工人也被再次组

织起来排成一列一公里的人墙,打出“春节了民工要过年!”的白色条幅。

唐书记紧急召开办公会,商讨应付第一城乱局之对策,市政府委派一名副市长赶到现场亲自劝解,贾晓阳按照会议要求急忙联系白崇洗,白崇洗答应道:“好,我马上发出一份书面公告以正视听。”二十分钟后,一份盖有白石集团大印的传真发到安津市政府,贾晓阳拿到传真一看,险些晕倒!传真上清清楚楚地写着:“白石集团与安津第一城置业有限公司及第一城项目未有任何正式关系,对第一城所发生的一切纠纷及影响不负任何经济及法律责任,并有权对使用白石集团名义并对白石集团声誉造成不利影响者,追究其法律责任!”

贾晓阳蒙了,急忙给白崇洗打电话,白崇洗淡淡地说:“贾市长,您可以认真看看合同,第一城从头到尾任何书面文件中,何时出现过白石集团的名字?”

“可……您可是作为白石集团代表参加了……”

“我是代表白石集团在第一城的合作签约现场上讲了话,但你应该认真去看一下我的发言稿,哪儿有一个字说过第一城跟白石集团有经济关系?”

“可……顾忱明明是白石集团的股东啊?”

“我说过吗?”白崇洗笑,“好像我从来没有亲口说过吧?”

放下电话,贾晓阳欲哭无泪,是啊,整个前前后后都是顾忱在说话,他说的每句话都在引导着自己往一个错误的方向走,在这场荒诞大戏里,顾忱一人充当了制片、编剧、导演,演员甚至还有剧务,而自己呢,贾晓阳苦笑,“我整个就是一个被剧情痴

迷的观众,等到电影结束了,才醒悟过来自己一直津津有味看到的,竟然只是一部从来就没有版权的地下盗版片!”

得到白石集团这么一个回复,唐书记卫市长全震惊了,原来,安津市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竟被一个并非白石集团的人打着白石集团的旗号给玩得风生水起!

责任,在谁?没有一个人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细细品味,这场闹剧里的每个人好像都没错!也好像都错了!

但,是对,是错,还有什么用呢?

第一城的事情,还需要第一城自己来解决。但老夫子至今仍躺在医院里,合资公司无人敢于出头,纷纷说自己根本不知情,无奈,唐卿只好指示如果顾忱没有大的问题,有关部门应尽快结束对他的调查,让他回到公司处理善后事宜。

两个保安都认识顾忱,却对他的到来视而不见。顾忱苦笑一下,迈步进入凄惨的大厅,钢化玻璃的碎块在脚下咯吱作响,曾经依托着自己梦想的第一城,就要以这样的惨剧收场吗?

顾忱欲哭无泪,茫然走到自己挂着“董事长”铭牌的办公室,推开虚掩的大门,寒风从破碎的窗户上席卷进入室内,桌上有几双触目惊心的脚印,墙面被用从隔壁会议室拿来的油性笔写着“骗子顾忱”四个鲜红大字,真皮沙发也不知被什么划出几道口子,原本放在一角的笔记本电脑不翼而飞,只剩下一团凌乱的网线电源线被遗忘在原来电脑的位置,顾忱看着残缺玻璃上的自己,笑了一下,叹了口气,弯腰扶起倒下的皮椅坐上去,脸上忽然有些热,又有些凉,顾忱下意识伸手去摸,却是泪……